

教學實驗室 | 珠三角：從世界工廠到文化共同體

日期：2017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

地點：亞洲藝術文獻庫 A Space

講者：翁子健（文獻庫研究員）

講座紀錄

I. 從世界工廠到文化共同體

前言

今天的講座是關於廣東珠三角地區（Pearl River Delta, PRD）的藝術，題目定為「從世界工廠到文化共同體」（From World Factory To Cultural Community）。

為甚麼這樣形容珠三角地區呢？我們知道廣東珠三角地區曾經以輕工業、加工業、手工業聞名，被冠上「世界工廠」的美名，即是全世界有很多產品都在東莞等地製造。但這個美名一去不復返，隨著經濟發展，很多工廠已搬往東南亞地區，包括越南、柬埔寨等地。廣東珠三角地區的工廠現已轉型，改為從事技術性生產。

關於廣東珠三角的經濟發展，我只是略知皮毛。但與我相關而且有趣的是，珠三角從「世界工廠」慢慢變成一個文化共同體。以前我們說的「珠三角地區」是個經濟概念，是「珠三角經濟區」，後來到九十年代中後期，「珠三角」才開始被視為一個文化概念。這個文化概念非常有趣，構成了今天講座的主題。

雷姆·庫哈斯

其中一位把「珠三角」置於文化視野內研究的人，是建築師 Rem Koolhaas（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建築師之一，來自荷蘭，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作品。他在 95 至 97 年間，開始關注珠三角地區。這樣的研究是先鋒的，因為珠三角在此以前只被視為經濟體。作為建築師和城市研究理論的研究者，他開始觀察珠

三角的發展。他覺得，珠三角是個很奇異的地方，特別是在九十年代經濟發展最蓬勃的時候。他不斷觀察，最後帶了一班他在哈佛大學建築學院教導的研究生來到珠三角進行調查。調查成品是一本「聖經」、「百科全書」，叫做《Great Leap Forward》（大躍進）。這本書非常好看，如果想了解珠三角，值得一看。他研究了珠三角很多不同的地方，包括東莞等地。他得出一個字眼來形容珠三角的城市，就是「city of exacerbated difference」，譯作中文應是「極度差異化的城市」。這個概念很簡單，在他的理論中，傳統城市是經過嚴格設計，設計目的是建設和諧、有規矩、有秩序的城市，這才能被稱為 urban planning（城市規劃）。但這個所謂的「傳統」其實只是個歐洲的傳統，中國等亞洲地區從來都沒有這個傳統。中國內等的亞洲城市從來都是亂七八糟，沒有長期規劃，城市的建設都只是建基於即時短視的實用性需要。他來到珠三角地區，便覺得這裡的城市很有趣，在沒有規劃的情況下發展這樣大的區域，區域居然很有生命力，內部就像自行繁殖的生命體一樣，很多不同的個體各自在做不同的事情，他們每一個都好像在遷就其他個體的空間使用，在夾縫裡不斷發展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並和其他個體發生互動關係，形成了非常有機的總體。他稱這些城市為「極度差異化的城市」。他還加上版權符號©，表示他發明了這個字詞。

1997年，他在歐洲一個很重要的展覽 documenta 10（第十屆卡塞爾文獻展），展示了他在珠三角地區的研究。突然間，珠三角地區從此進入了全球藝術世界的視野。

廣東快車

定立這個題目的另一個契機是來自當下現實，我們知道 M+，即是位於西九龍的美術館，在本星期將有一個展覽開幕，展覽名為「廣東快車」。這個展覽是甚麼一回事呢？

「廣東快車」原本是一個 2003 年的展覽，因為那個展覽的所有作品一併被 M+ 收藏，所以現在這個即將開幕的展覽其實是個藏品展覽。

2003 年「廣東快車」的展覽非常有趣，屬於當年威尼斯雙年展的一個部分，那部分叫作「zone of urgency」（緊急地帶）。「緊急地帶」的現場就是這個模樣。「緊急地

帶」這個展覽探討當代城市的問題，把當代城市的流變、內部生長的能量和辦法轉化成展覽。當中包括很多亞洲藝術家的展覽，其中一個小部分便是「廣東快車」。

「廣東快車」集合了一群住在廣東地區的藝術家的作品。這就是當時「廣東快車」的外觀。設計概念取材自廣州街道，白天是街道，晚上便會搭起好像女人街的棚，人們掛上貨物擺賣。藝術家鄭國谷設計了這個結構，好像街道內的棚，藝術家掛上作品作展示。

策劃那次展覽的是侯瀚如，他是除了 Rem Koolhaas 外，另一位對於「珠三角」發展成文化概念有非常重要作用的文化工作者。他非常活躍，是國際著名策展人。有趣的是，他是廣東人，講廣東話，在廣州出生，在北京讀書，後來到巴黎，現居羅馬。他策劃的展覽大多運用城市結構，探討城市問題。

（侯瀚如訪問取自「未來的材料：記錄 1980-1990 年的中國當代藝術」）

「我們那時看書是亂看，找到甚麼就看甚麼，同時看很多本書。我現在都不大記得八十年代我發表過甚麼、寫過甚麼。有趣是重新講述這條路時，發現自己都是比較傾向另類的事。總之別人覺得很時髦的，我就不喜歡，鑽牛角尖、無人談論的就感興趣。由比較浪漫的東西轉向所謂...不是高深，而是奇怪的事。和我處事的取向有關，最後發現跟如何解構民族主義這個中心有關。譬如我看書永遠不用國語去讀，永遠用廣東話，作為一種反抗。我學英文是老師堂上講中文課，我就實時翻譯英文。一直寫，寫到通順為止。語言不只是工具，而是一種心態。

「記得小時候我家，不只是我家，而是整個廣州氣氛都是很有趣。當時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小道消息，一定有個廣州的很搞笑的版本。我自小就聽到這些，家人、舅父、阿姨、同學、朋友、表哥。七六年毛澤東死那一天是八月十五日之後的一天。八月十五那一晚，當晚的中秋節很特別，很淒涼。月亮是白色的，雲是遮住月亮的。第二日四點時，我們放學，準備出校門時，學校叫所有同學回到課室，有重要新聞公佈。我一

想·「是不是『阿爺』不行了?」。我不知道自己為甚麼會有這個想法，可能是當年周恩來、朱德先後去世。一公佈出來，有一兩個同學開始哭，全班同學就哄堂大笑。笑他們為甚麼在哭，可以是這樣反叛。當時讀小學，是初一。當時取消了六年級制，初一是小學最後一年。廣州的氣氛是很特別。

「想著、想著，中國這幾十年發生的事，很多跟廣州作為一個實驗室有關。譬如毛澤東被追殺時躲在廣州，林彪又是躲在廣州。很多事是發生在廣東，包括趙紫陽最早出身都是在廣州。最早那些現代化的企圖都是在廣州，後來又有特區。所以廣州三年展我就有包括這個主題，可能和這段歷史有關係。」

II. 「珠三角」的多元概念

珠三角的地緣政治

剛才提到一點，就是廣東珠三角作為實驗室，是個很重要的概念。從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政府一直以來都是在廣東試行經濟改革開放的先行政策，例如價格雙軌制、免稅制度、經濟特區等全部都是在廣東發生，而且廣東整體的政策比全國其他省份、地區都要寬鬆。那時廣東有很多優惠政策，使得廣東是最快變得很富有的一個省份，引用鄧小平的名言便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很多政策實驗都在廣東發生，廣東是個充滿實驗性的地區。這當然有其歷史原因，廣東在明清時期已是中國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此外，廣東離開位於北方的政權很遠，用以實驗比較安全。政權不會在自己附近進行實驗，而是到較遠的地方。

「珠三角」是個很有趣的概念，好像是個地理概念，是個具體的地方。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中國地圖上紅色部分是廣東省，是個佔地很小的省份，但是個從古到今都很重要的省份。地理上的「珠三角」就是粉紅色的部分，共有九個城市，包括肇慶、佛山、中山、江門、珠海、深圳、東莞、惠州這些城市。後來發明了一個新字詞叫作「大珠三角」，包括香港、澳門。當中，珠海和深圳是「經濟特區」，澳門和香港是「特別

行政區」，所有這些特別的中國城市都在珠三角內。廣東省還有其他地方，例如潮汕地區、雲浮等地。

2012年，珠三角的人口約有六千四百萬，雖然我找不到更近年的數字，但是現時人口當然更多。有些資料可作參照，2017年整個英國人口六千五百萬，法國六千五百萬，意大利只有五千九百萬。可見，中國的人口數量非常驚人，這紅色小點上的人口已經多過英國。這是地理概念上的「廣東省珠三角」。

全球廣東

但放眼世界，「廣東珠三角」的概念不止於此。這是蘇格蘭格拉斯哥的一間中餐館。以前唐人街的中餐館都是由廣東人經營，現在則多了四川人來經營餐館。這間餐廳叫作「Canton Express」，侯瀚如辦展覽時在那裡吃燒鴨飯，他記住了這間餐廳，後來展覽的名字「Canton Express」就是由此而來。這間餐館的外型好像香港七、八十年代時的茶餐廳。

不止在格拉斯哥會遇見「廣東」（Canton in Glasgow），在南非也會遇見「廣東」（Canton in South Africa），在全世界都會遇見「廣東」（Canton in ____）。

侯翰如有個很有趣的故事。他說，1997年在南非約翰內斯堡的雙年展辦展覽時，經歷了一件非常難忘的事。當時出於對雙年展模式的探索，他希望展覽的主要部分不是在美術館，而是在郊區、小城市的黑人區。這即是把展覽移去郊區，他很喜歡做這類事情。他帶了很多當代藝術的錄影帶到當地的餐廳、酒吧、文化宮去播放。在最窮的小城市的一間酒吧，東主是位七十多歲的黑人老人，他叫做「Umm Jan」，即是荷蘭語的「Uncle John」。他一進酒吧，Uncle John就問他是不是中國人，問他懂不懂說廣東話，然後和他說廣東話。這位是個從來沒有離開過南非小城的黑人，為甚麼會懂得廣東話呢？原來因為他自小是個孤兒，四、五歲時被移民南非的廣東人家庭收養。他說如果沒有那個廣東人家庭，他就不會在這裡經營酒吧，生活得這樣好。這件事令到侯瀚如特別感動。他認為他所做的所有藝術文化工作就是為了證明從歷史上、從個人

生活上，都是存在著人類之間溝通的可能性。所謂「全球化」、「後殖民主義」這些文化課題，其實一直是生活中的一個現實。

這是個很美好的故事。由此可見，當代藝術、當代批判理論常常會談論殖民主義、全球化這些高深的理論，其實這些都在日常生活中發生，而且有很多很美好的情節。

以「廣東」為例，在全世界都會遇見「廣東」。香港大部分人都是廣東人，說廣東話，我們身在其中，但很少談論廣東文化是甚麼。往往是居於海外或從海外歸來的人回頭再看，才發覺廣東文化有其獨特價值。侯翰如便是很好的例子。他離開廣東，回想才發覺廣東是個如此特別的地方。又或是，到世界各地旅行都會有很特別的文化經驗，例如我曾經到三藩市旅行，當地的唐人街好像是八十年代的香港，有很多台山人。因此，「廣東」不只是中國南部一個小地方，不只是狹窄的地理概念，也是個很有趣的全球化文化的案例。

III. 廣州美術學院

我們回頭看廣州。廣州是廣東的省城。廣州本身有悠久的藝術歷史，培育了很多藝術文化方面的名人。因為在經濟蓬勃的時候，有很多文化活動發生。我們熟知的「嶺南派」、關良都是廣東人，居於廣州。所以，在改革開放、新中國以前，廣州一直是上海以外最重要的藝術城市，有一間歷史悠久的藝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是中國四大美術學院之一，其他的是北京的中央美術學院、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和重慶的四川美術學院，論學校地位，廣州、四川排在三、四。從過去到現在，有很多廣東藝術家在那裡畢業。

現在想讓你聽聽該校畢業生談論自己的母校，從而知道這間學校是怎樣的。

這位是楊詰蒼，於廣州美術學院國畫系畢業。

（楊詰蒼訪問取自「未來的材料：記錄 1980-1990 年的中國當代藝術」）

「國畫系的學生心態上比較收縮，儘管如此，也是有些特別分子，例如陳侗，非常著迷於西方哲學。國畫系學生心理一般比較自卑，總覺得比起油畫、雕塑，與當代藝術距離比較遠。很多學生都保留著守持傳統的心態。但無論美院被人說成如何保守也好，最大的好處就是沒有甚麼名人，而且很快就會讓學生發現這裡的教學質量很差。所以我覺得你醒目的話，就會發現你應該要思考自己的路向，多到學院外求學。如果你跟隨大師就很麻煩，因為一旦你崇拜了他，就很難跳出來。從 1979 年開始，我們的主任楊之光老師經常介紹我們到北京、杭州、上海，走訪當時仍在世的大藝術家。透過這樣的交流使我學會了另外一件事：總覺得自己不足，外面的世界很開放、很大。因此，也不是說學校教得不好就不好，最重要還是要看自己。再者，當時的心態較反叛、不聽話，在系上基本上也沒有一個老師值得一提。可能這就是廣州美院的特色，和浙江、中央美院不同之處。」

在當代藝術的領域，廣州美院因為保守、排擠新事物而著名，從古到今都是如此，但學生仍然在那裡讀書。學校是個很有趣的地方，一間學校是個教材，同樣是反面教材。很多時候，美術學院的學生是把學校當作鏡子，學校教甚麼，他們就反過來做，通常就會成功。

這些藝術家在廣州美院畢業，然後從事當代藝術，很多都是很有特色的藝術家。構成「廣東快車」這個展覽的，就是這些人。

IV. 關於廣東地區藝術的關鍵字

我想用一些較簡單的方法來引入一些概念、關鍵字，來介紹廣東地區藝術的其中一些面貌。

自我組織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我們知道在當代藝術這個範疇來說，廣州、廣東是比較疲弱。如果說當代藝術的話，上海和北京是最繁

榮的，因為那裡有很多當代藝術中心、畫廊、基建、美術館等。不知道是出於甚麼原因，廣州比較少這些基建，從八、九十年代到現在都是這樣，近來則有些改善。在廣州生活的藝術家很著重「自我組織」。因為沒有機構、體制的時候，藝術家怎樣生活、怎樣做他們想做的事呢？就是自己做。在當代藝術或生活中，這都是個美好的精神，很值得推廣。很多藝術家會埋怨政府沒有資助或體制，在這方面，我就很推崇這班廣東藝術家，因為他們從以前到現在，都不可能向政府拿到任何金錢，政府不來查封展覽，已經算是幫了忙。這些藝術家是在完全沒有公共資助（public funding）的情況下進行藝術創作的。

其中有數個重要機構，歷史最悠久的是這個博爾赫斯書店（Borges Libreria）。書店以西班牙文命名，用了阿根廷作家 Jorge Luis Borges 的名字，向他致敬。這間書店大概在九十年代中開始，它的主要功能是賣書，同時從事出版，它是把法國當代文學引進入中國最重要的機構。左手面這位身穿白色上衣的人是陳侗，書店的創辦人，到現在書店都是由他主事。在完全沒有機構或體制的情況下，這間書店擔當了多層次的角色，九十年代時會辦展覽，製作很多錄像，籌辦很多表演。這幅相是它現有的地址。創辦人陳侗本身是畫家，我們訪問他時，他正坐在畫室，畫水墨畫。

這幅照片展示了典型九十年代廣州展覽的面貌。當時有很多城市的變化正在發生，有很多重建、拆卸，樓房經常處於「拆」和「建」之間，有很多「空」的空間。很多藝術家就會運用這些地方，或是租借，或是偷偷進去，在那裡辦展覽，於是有了如同地下室般的昏暗氣氛。他們並不是特意如此，只是因為別無選擇。廣州這些藝術家很敏感，在九十年代已經意識到城市的變化對人的生活影響很大，「拆」和「建」成為他們藝術的主題。這是探討這個主題比較精彩的作品，作者是徐坦，作品是「三育路 14 號的改建方案」。廣州三育路 14 號這座大樓很漂亮，那時要拆卸重建，數個藝術家就進去辦展覽。徐坦創作特色就是他很反對形態、形式，他的作品都是這般散亂，分不清哪些是作品，哪些不是。他的創作意念是甚麼呢？既然三育路 14 號這座大樓要重建，他就想出一些方案給業主。他提出了兩個方案，一個是開辦書店，一個是開辦髮廊。這個「髮廊」不是剪頭髮的地方，而是色情場所。他很認真地對這兩個方案進

行調查。他調查開辦書店要多少成本、要怎樣裝修設計、怎樣才能盈利、可以引入甚麼書籍。開辦髮廊又要怎樣做才好呢？他調查了如何可以買通警察、如何找到合適的女孩子、怎樣佈局及隔音，並訪問那些從業員。最後他做了兩個很完整的方案。當中當然有些開玩笑的成份，但他明顯針對一個問題：九十年代時，這個城市正處於翻天覆地的變化當中，完全沒有人知道它將會變成怎樣，究竟下一步會變成一間書店，還是變成一間髮廊呢？很多情況都是處於一個謎題。當然他選擇的書店和「髮廊」都很有象徵性，一個是文化上比較崇高、合於理想的書店，一個是比較庸俗的消費地點。

文化沙漠

關於廣東地區消費主義的生活和城市的變化，都是徐坦很感興趣的一個話題。當時有一個說法，就是廣東是「文化沙漠」。這個現象很有趣。中國的北方會說廣東是「文化沙漠」，廣東人則會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不知道怎算，或說大嶼山是「文化沙漠」吧。所以處於「文化沙漠」是很有趣的話題。徐坦有一段說話是這樣的：

「我覺得最有趣和最愉快的是，我們（即是這些住在廣東的藝術家）看國際文化和看中國文化都是站在一定距離之外去看的，在廣東的狀況是比較特殊，不像北方人。他們是深深地生活在中國文化傳統的固土之內，而我們是在一定距離外看這種傳統。對西方文化我們同樣有著很大的距離，這造成我們兩邊都挨不上。」¹

廣東被人說成沒有文化，是「文化沙漠」，但他說在「沙漠」裡行走，是很令人愉快的。這就看到他們的作品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它處於一個主流文化的邊緣。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廣東當然是邊緣的地帶，在全球化的文化語境中，更加不知道應該把「廣東」放在甚麼位置，應該是在邊緣的邊緣。他們面對這些情況，發展出很多想法和處理方法，然後產生了一種自信。就如同徐坦所言，處於「文化沙漠」其實更加舒服，因為沒有所謂傳統文化的包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亂做」，就好像徐坦一

¹ 徐坦的話出自藝術家團體「大尾象」1993年的內部對談。

般，作品打破所有現有形式，可能在其他地方就較難這樣創作。其實我並不同意，我覺得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如此，但這是他們對自己邊緣身分的自信想像。

城市景觀

另一個關鍵字是「cityscape」，即是城市景觀。廣東藝術家很重視城市在他們生活中扮演的地位，這對廣東文化也很重要。廣東人很重視街道的生活，香港人也一樣，很重視「行街」，在街上吃大排檔、隨意遊逛。我小時候以為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後來才發現不是。以加拿大為例，你不會在溫哥華「行街」；又以北京為例，我們說「行兩個路口」是很近的距離，但在北京「行兩個路口」足以令你筋疲力盡。廣州是個很漂亮的街道城市，香港也是，基本上可以由南走到北，除非是要過海過河走不了。廣州建築有個很偉大的發明「騎樓」，即是樓房的前沿「騎」在街道上，現在愈來愈少了。這是很漂亮的建築結構，使得街道上的人「有瓦遮頭」。因為廣東、香港都時常下大雨，所以「行街」必須要有「騎樓」，很可惜這個功能漸被商場取代。

廣東藝術裡，街景生活也是很重要的主題，例如藝術家陳劭雄的作品《街景》。作品概念很簡單，他想拍攝廣州每一條街道內的事物，一張一事物，裁切成小塊，再合成一張相，變成一個街景。他的目標是把廣州每一條街道都這樣處理，再把廣州的街道帶去展覽。他背後的文化批評是怎樣呢？很多廣州人、香港人，特別是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很嚮往外國，以前廣州很多樓房都稱自己為「曼克頓」、「巴黎鐵塔」、「羅浮宮」，名字誇張，香港有一段時間也是這樣，地產廣告總是很漂亮的白人穿上西裝，永遠看不到在裡面居住的香港人。對於居住環境，對於異國情調的追求。這是很值得深思和批判的文化現象。陳劭雄想透過作品，把嚮往外國生活但不能去的廣州人，帶去外國生活，同時讓外國的觀眾看到廣州的街道原來是這樣的，當然在他看來並不是很漂亮。

臨時性

「Temporality」是「臨時性」或者「變化」，是理解廣東藝術一個重要角度，很多作品都是關於事情的變化、物質的變化，最有趣的是藝術家林一林的作品。林一林在廣

州美院雕塑系畢業，自九十年代開始裝置藝術的創作，經常會運用磚頭等重型的建築材料。正如圖中所見，他用了磚頭這個意象。他的作品表現了一種很奇怪的情況：本來我們覺得建築物、磚頭、三角鐵或水泥是一些很重、不可移動的物質，而他在作品中不斷移動這些物料，讓它看來很輕巧。林一林是在反映九十年代在廣州的城市生活體驗。那時城市建築翻天覆地的變化速度很驚人，本來建築是「不動產」，但是在中國的建築物是不停移動，隨時拆建，非常奇怪，是個臨時性的景觀。其中一個他最漂亮的作品就是圖中這個，叫做「安全渡過林和路」。廣州有一條林和路，本來會興建「中天廣場」，一幢八十層的寫字樓，號稱全亞洲最高，但後來沒有建成。林一林在樓下用磚頭砌起一堵牆，橫跨林和路的馬路。這條馬路有很多車輛行駛。他拆東牆補西牆，一直搬，一直移動，渡過斑馬線，就好像一隻動物般過馬路。當他渡過斑馬線時，車輛就會避開他，不知道他要做甚麼，但一般人不會覺得很奇怪，因為當時廣州進行很多興建拆卸，整條街都好像地盤一樣，很多工程進行中，一般人以為他是在工作。這是個既異常又日常的景觀。

另一個關於城市的作品是藝術家梁鉅輝的「一小時的遊戲」。他走進正在興建高樓的地盤，佔用建樓用的公共電梯來玩遊戲機。那是最簡單的遊戲機，圖像很簡單，是飛機射牆的遊戲，以前面的牆為目標，過程中，電梯上升下降。當工人興建高牆時，他則在裡面拆毀一堵虛擬的牆，是阻礙別人建設的一個行動。

關於這個行動，陳侗有一篇頗好的引言（陳侗即是我剛才所說那位博爾赫斯書店的藝術家和創辦人）。他說，最近十年（當時是 2005 年，「最近十年」即是指 1995 至 2005 年），中國基本上是處於不斷開放的過程中，所以他把整個當代中國稱之為一個臨時的中國。因為沒有辦法反對這種臨時，所以中國才興建這樣多高樓，才能保證所謂的「不臨時」。他把這個叫做「臨時性的永恆價值」或者「永恆的臨時性」。「永恆的臨時性」就好像一個人一輩子都沒有找到工作但是還沒有死掉一樣，就像以前美術學院的一些權威人士，他們認為徐坦的那些藝術創作是不可以的，是注定失敗的。

但他們又很驚訝地發現徐坦還沒有死掉，而且活得非常好……這些權威人士感到很奇怪，為甚麼「臨時性」的人沒有滅亡？²

這很好笑，但又很真實。這十幾、二十年對於中國的經濟評論，常說中國經濟搖搖欲墜、快要崩塌，但為甚麼又一直未曾崩塌呢？全球的經濟學家都覺得很奇怪。同理，為甚麼徐坦未死呢？為甚麼如此亂來的事情可以繼續發生？為甚麼「臨時性」這樣「永恆」？其實這是全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是個很奇怪的現象。

反叛

另一個特點是「反叛」（rebellious）。這個作品正好說明甚麼是「反叛」。因為形式上很反叛，內容上也很反叛。這是藝術家鄭國谷的作品。他最特別之處是他住在陽江，一個廣東省南部沿岸的小城市。他是當地人，廣州美院畢業，然後回老家住。這在中國藝術家中很少見，因為絕大部分的藝術家都是因為工作而移民大城市，例如上海、北京，很少人會住在自己老家或鄉下。鄭國谷說他離開了家就不能工作，因此有一篇關於他的評論，題為〈在家的周圍工作〉。他在九十年代進行攝影，作品讓很多人很吃驚，因為他運用「傻瓜相機」拍攝亂七八糟的內容，使人疑惑應該如何定義作品。以今天的角度看，比較容易理解何謂作品，但當時的人很吃驚。他的創作方法很簡單，就是拍攝家人、朋友的日常生活。當時流行「古惑仔」這香港文化產物。廣東人很崇拜「古惑仔」，時常作這樣的裝束。他覺得是個很有趣的文化現象，所以他就請他的朋友扮演一些場景，例如打架、「追女仔」，拍攝得來的作品叫做《陽江青年的生活》。這是個很真實的寫照，但看上去又好像很搞笑荒誕。當時中國，甚至是全世界，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有很多事情都很荒誕又很真實。藝術家經常發掘這些題材。

混雜性

這張相是曹斐的作品。我用這張相片用來說明混雜性（hybridity）。其實廣東文化是一種很混雜的文化，開放性很大，經常接受以前的西方、當代的日韓等各種紛雜的文

² 陳侗的引言出自「珠三角實驗室」講座，2005年。

化，無所謂講求文化正統，因此吸收力很強，造成一些很混亂的情況。從 2000 年中到現在，年青人很喜歡動漫的時候，就會將自己變成動漫人物的模樣，以前稱作「cosplay」，現在則稱作「二次元」。當時這文化開始在廣州出現。當你打扮成動漫人物，等待出門去玩時，家中父親便在一旁看《廣州日報》，形成很大的落差。曹斐因此創作了一系列作品。這場景不完全是真實的，但有某程度上的真實性，有種很奇異的文化混雜。

傳統與顛覆

另外一點便是關於傳統與顛覆（tradition and subversion）。廣東很多地方都保留了傳統文化，在全國當中，廣東算是較好地保留了傳統文化。因為北方經歷了很多政治運動，例如文化大革命，對於傳統文化的摧毀慘無人道，所以他們有很多東西都無法保留在生活中。但是廣東包括福建，離開政治中心較遠，所受影響相對不大，而且有海外華人這個重要的力量。海外華人很大部分都是廣東人或福建人，他們保留了很多傳統文化的元素、傳統文化的習慣，包括方言。福建話、閩南話是中國最古老的方言之一。傳統在我們的生活無處不在，但我們很少以傳統正統自居，生活中很常出現一些顛覆。因為我們不認為生活中的一些傳統很高級，所以拿來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傳統與顛覆亦見於藝術家身上。「陽江組」是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剛才所說的鄭國谷與幾位朋友的小組。他們很喜歡寫書法，寫時多是帶些醉意。右手邊的是他們表演寫書法，他們的書法不拘一格，喜歡怎樣寫就怎樣寫。他們其實對此有研究，但我不知道他們在研究些甚麼，每次寫出來都是如此。左手邊那幅比較容易理解，他們常常在日常生活尋找當代書法。「上帝已死」、「生活無望」、「徹底清倉」，就是快要結業的商舖東主寫出來的字句，他們發現東主寫這些字的時候哀怨纏綿，形式和內容結合精巧，而且邊寫邊漏墨，很精彩感人，因此他們就找了很多這些字句回來書寫。

自治

最後一個概念是自治（autonomy），不是說政治上的獨立自治，而是文化上的自治，即是不依靠其他文化資源，在自己文化中內部生長。有一個比較好笑的作品，是楊詒蒼創作的。那時候翰如辦《珠三角實驗室》的展覽，邀請他創作作品回應主題。楊詒

蒼創作了一面旗，其實這面「珠三角旗」是他太太衣服上的牌子標籤，即是他隨意找了件東西做了面旗，旗上的句子是「我哋咩都識，就係唔識講普通話」。這句說話很重要，當然他是在開玩笑，但是他們這些藝術家的作品表明了一種文化上的自信心。處於一個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廣東被認為是屬於邊緣位置，他們應該如何回應？不是說要排斥其他人，而是必須要看得起自己，對自己的文化有一個把握。

討論問題

最後，我想了一些問題，我覺得這些是很好的教學題材，很接近我們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討論。例如在我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變化中，如何理解當中的「臨時性」和「永恆性」？香港都在我們的生活中不斷發生這種加速的變化、文化的變化、建築物的變化。我們作為公民，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應該思考這個問題。我們的生活中有甚麼是臨時的？有甚麼是永恆的？當中我們的取態如何？

我們作為香港人，可以從個人角度觀察自己和珠三角的關係。當然，這包括很多直接的關係，例如你的鄉下在哪裡、你會否回鄉探親、你個人會否與住在珠三角的人互動。可能你在廣州有個表弟，在番禺有表姐。還有個很有趣的文化經驗，便是在海外遇到「廣東」，特別是對學生而言，例如到紐約、三藩市、維也納，到當地的唐人街，會看到很多廣東的元素，聽到廣東話，看到豉椒排骨飯。這是個很有趣的文化觀察。

第三個問題是，我很想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人說「文化沙漠」？好像已經少了很多。但我記得小時候九十年代有很多這樣的說法，有沒有想過香港和廣東是「文化沙漠」呢？如果不用這個字眼，又有否感受到自身的邊緣性？我覺得是有的，對於普通市民、年輕人，很容易覺得外國文化更美好、更精彩，香港本身好像沒甚麼特別。外國來的展覽大家就會去看，去外國看展覽就好像很厲害。我們自己根源生產的東西很邊緣，覺得真正的好東西、中心的東西都在外面。其實這有很大的幻覺成分。我們可以怎樣去理解這件事呢？又可以怎樣面對呢？我覺得對於學生有很多切身體會，因為現在學生崇拜的可能都是日韓文化。他們的生活很容易出現一種移位（displacement），例如你的文化根源是在首爾，但在香港生活，日日望著韓國組合 EXO。我覺得，如果可以

The logo consists of the words 'ASIA', 'ART', and 'ARCHIVE' in a red, sans-serif font. 'ASIA' is at the top left, 'ART' is to its right and slightly lower, and 'ARCHIVE' is below 'ART'. A red line connects 'ASIA' to 'ART' at the top, and another red line connects 'ART' to 'ARCHIVE' on the left side.

ASIA
ART
ARCHIVE

帶出這個觀念給學生：你們是有「displacement」，你們怎樣去面對這現象？即使你喜歡的是動漫，你怎樣將動漫這種藝術或文化形式變作你的生活和真實呢？由此帶出一種超越遊戲或純粹娛樂的理解。諸如此類。希望大家討論。謝謝。